林毓謀

很開心,謝謝網頁主編<u>黃永明</u>同學邀請並给與機會,借用『58 屆友誼專輯網頁』與大家見面。

我保存着一輯老照片,那是一些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,<u>知用</u>中學五八屆高一仁班,同學課餘生活的寫真。地點遍及<u>越南堤岸、西貢、挪蓧、頭頓、小大</u><u>叻、香港、廣州、山東省濟南市和黃海</u>之濱美麗的<u>青島</u>市,那是歲月印痕,也是<u>知</u>用中學最鼎盛時期的見証。

五七年秋,老照片幾經艱辛,由西貢輾轉到金邊、香港、廣州,最後到達<u>北</u>京。不論經歷了苦與樂、悲與喜、失意與成功,逆境與順境,苦樂惨雜的大半生,老照片始终伴隨着我浪跡天涯,一起成長。五十多年來,在最低落的日子裡,從照片上天真無邪、青春無敵的笑臉群,印在心靈心深處那不凋的歲月,總帶來一絲一絲的暖意和激動。

過去,我曾主動離開同學的群隊,尋求另一夢,在競者生存的新環境,孤身上路,尋尋覓覓,打滚近二十多年,竟畢夢幻難成真,那是孤寂的歲月。云云眾生,名與利場上,難以區分哪是真的?或哪是假的情誼?與我們昔日哪種,童真無私、纯樸無瑕、無欲無求、互助互愛、兄妹似的真情交往,涇渭分明。

我,近日才歸隊,喜逢同學會文增煒編錄『同學之聲』,<u>黃永明</u>主篇的『58屆友誼專輯網頁』,聲音源自世界各地同學,死别重生,歷刼滄桑,雖是簡短,片言隻語,肺腑之言,情深傾訴,珍貴難得,字裡行間流露的那份情,觸動頗深。往事片斷追憶,像雙手捧水一样,很快從指縫裏流掉,雖非完整,却是對往事的真切記憶,歷史並不變成糢糊不清,時光難倒流,往事如煙,又並不如煙。我們這一代,今已處夕陽之際,體弱多病,深感人生漂忽,生命的瞬間,隨時都可能轉瞬即空,這促使我决心把輾轉四十餘載,隨我歷刼了數次大遷徙,已殘缺不全的舊日踪跡的老照片,整理出來,製錄成CD,望能交到同學的手中保存。可堪告慰的是,完我對昔日的情誼,同學們對我的愛護和關愛,作一個回應,也彰顯友誼的仍在,她長存於亞洲、美洲、歐洲和澳洲環字四大洲。

追思如水,點滴情深,老照片,將潛隱在心靈深處破碎的、凌亂的影象,在眼前延伸出一幀幀連續涌動的歷史畫面,给我們帶來昔日的歡悦,歲月的回憶,歡樂的笑臉,甜蜜的笑容,無憂無慮同窗共硯的學習生活,呼之欲出,跳躍在每幀照片上,使我們感受到一種強烈情感的撞擊。那是幸福的歲月,也是隱藏着大動亂殺機,暴風雨欲臨的前夕。

照片中,我們數位老同學、老朋友,老戰友,都先我們離去而重生,他們的笑臉,歡樂,活力,真摯,熱誠,開懷和坦率的性格,親人和我們,僅能靠尋尋覓覓,從腦裡有限的,若隱若現,殘餘片斷的痕跡,生活的寫照,去作無限的追思,再也

無力繼續塑造今日的歡悅,也無法一齊去細味歷史的情懷。離去者的靈與貌,與倖存者的情感,以你我等人為媒體,永存於天地間,它令人的心枯萎,特别是在雨夜和寒夜裡,更令所親的人,感到脆弱,難以入寐,諳然神傷。情感上,總感覺得他們並不真的離去,祇去了一個遙遠的地方,總會於某一天遠航回來。望着老照片中的他們,你會感到語言的乏味,人生的無奈,生命的脆弱和無常。我堅信遠方的他們,擺脱了動亂、争斗、煩囂、名利的困擾,無憂無慮地在神祕而又美麗的土地上,平和又安詳地生活,繼續微笑,人人都有燦爛笑容。

往者已矣,風惡浪險的日子已過,經歷了天堂,地獄,人間,今天,我們這群年近花甲的『年輕人』,生活幸已初步穩定下來,無欲無求,僅求簡單的衣食住行,大家只要開懷生活,活出燦爛,活出火花,活出黃金的夕陽,何復何求?觀照走過的歷程,分享人生,多一點愛,多一點感恩,多一點視不,多一點自我,少一點人思,多一點自我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少一點相大,以就態化解別人的敵意和誤會,以親切赢得温情和愛心,別讓自己的心靈太苦,太累了。到了一把年紀的今天,執是孰非,已顯得不太重要了,愛與友誼才是永恆。人往往會有忽視了眼前所擁有的,事過境遷才後悔莫及的傾向,望大家珍惜這份風雨中結下魚水相融的情誼。今天,大家仍能生活在同一天空下,同一國度內,多麼有幸!祈求上天原諒、寬恕自己所犯的過失,不要受到不良的誘惑;感謝賜给我們新的一天,大家微笑相互握手並互祝平安。我想,這也是大家心境的寫照。其他的,讓我們下一代,自己去開拓吧!

離群的我,去年重投雁群歸隊,望能重續五十載同窗共硯,天真無瑕,風雨話當年的情誼,這也是我决心把舊日的足跡,整理出來的目的。

林毓謀

15/08/2004 香港

故鄉母校(1955-1956)





安東街市游泳池外公園(1955)



知用門前(1956)



知用學校操場(1956)

故鄉(1956)



西貢博物館



西貢植物公園

挪條梅花同學家(1956)







挪條梅花同學家(1956) 續上頁





頭頓(1956)









頭頓(1956) 續上頁





返國升學



路過香港拍于淺水灣(1957)



廣州中山紀念堂(1957)





廣州石牌華僑補習學校大門外(1957)





山東青島 (1961)





青島市棧橋上





青島市海邊



青島嶗山



青島市教堂外

1.7 永遠懷念你 — 第十九屆同學! (從一本紀念册談起) 馮增謨

一九五七年夏,在我即將離開<u>知用</u>中學母校的那段時間裏,同學們爲了表示對 我的祝願,在我的紀念册上留下永遠值得留念的寶貴贈言。

近半個世紀以來,這本紀念册始終保留在我身邊,跟我一起,走南闖北,歷盡了各種酸甜苦辣,隨著歲月的磨練,它已失去昔日的光彩,顯得陳舊不堪。但是,册子裏蘊含的精神財富,卻依然永遠散發著光輝和青春活力,其躍然紙上的每個字、每句話,時時刻刻都在鞭策著我向前走,一直走到健康人生的終點。保留這本紀念册,就是保留著同學們良好的祝福和情意,讓我永遠懷念他們。

在紀念册的首頁,顯現人們面前的是老校長<u>唐富言</u>書寫的工整有力的八個字 「博學於文,行已有恥」。教導人們如何治學和做人,語簡意重,也堪稱是難得的 書法佳品。

教公民課的<u>友琴</u>老師,也寫得一手好字,他在紀念册上留下<u>文天祥</u>名句:「人生自古誰無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」。教導人們做人要有民族氣節。



老師的諄諄教誨,讓我永生難忘



<u>馮炳佳</u>同學的「志立然後有定,力行然後能得」。非常簡明地表述了立志和力行的相互關係,



以及<u>江碧霞</u>同學的「堅定了信仰,準備著新的鬥爭」。都是鼓勵我 爲了理想去奮鬥。

對風華正茂的年青人來講,富於理想和追求真理固誠可貴,但有時也往往會把理想看得簡單,以爲睡了一覺第二天起來,理想就會展現在眼前。而從同學們在紀念册上留下的贈言中,處處顯示他們思想的成熟和對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。



如<u>蔡萱菁</u>同學寫的「雨不洒花花不紅,人不努力不成功」。指出了一個人的成功要付出代價的。





而這個代價,<u>陳愛群</u>同學的答覆是「我們要從千辛萬難中去找尋努力的代價」。



陳賢佐同學引用了<u>托爾斯泰</u>的一句話,「活不是享樂,而是很辛苦的工作」。提醒人們要生活得有意義, 必須付出辛勤的勞動。





又如<u>鄭金英</u>同學寫道:「一個整天狂歡的人,他決不能了解人生;一個沉在悲哀中的人,他才知道人生的道理。因此,我們在人生的賬上,不應當只快樂」。





<u>何菁華</u>嚴肅地指出:「青年人只知學習營利,乃生命 最黯淡之表現…」。



她倆說得多好啊!



人的一生免不了會遇到各種困難與挑戰。有一種 人是積極去面對,另一種人則是消極對待。對此,陳 國美同學非常形象地描繪了這兩種人:「痛苦的深淵 是等待不能支配環境的人跳下去,幸福的園地是歡迎 一切勇敢的青年們走進來」。當你在克服困難而獲得 成功之後,你就會從中體會到這句話的深刻含意。



一般人把體育運動看成是鍛練身體的手段,可是<u>葉松</u> | 查問學的認識更為深刻!「朋友,願你不僅視運動為鍛 練身體的科目,而且視為一種陶冶身心的德育。在運動 場中,吸收一種公平、坦白、奮勉、愉快而自力更生的 運動家風度和公平的遊戲規則,這樣,社會才健康而有 序地運轉起來。同時,人與人之間也 需要容和理 解」。





陳春同學寫道:「最忠實的話語是無言的默契, 最甜蜜的喜悅是會心的微笑,最偉大的人格是沉默的 創作」。現在,<u>知用</u>校友會有許多人都在沉默中爲發 揚知用精神而努力工作,他們的人格值得大家稱頌。





「在生活中不忘工作,在工作中不忘學習,在學習中不忘休息」。這是<u>周孫南</u>同學希望我們既要有意義的生活,也要不斷學習提高自己,注意勞逸結合。





在那行將離别的日子裏,我的心情是沉重的,但是 張柏祥同學卻表現得那樣的樂觀,那樣的大度:「朋友,只要珍重,我們終會見面的」。使我受到很大的鼓 舞。



果然,在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,有一天我突然接到<u>黃金釵</u>的長途電話,令我欣喜異常,終於與同學聯繫上了。通過<u>黃金釵和張燕芬</u>的聯繫,一九九八年春節期間,我在香港得以見到了張燕芬,<u>蔡萱菁</u>,衛綺玲和蔡愛真等同學。隨著二〇一年九月的<u>北京</u>聚會,又見到更多的同學。

有了同學通訊錄,有些同學雖未見面,但也有電話、書信聯繫。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八日,我又得而慶幸地在成都與<u>阮耀香</u>會長,文書<u>文增煒</u>,以及<u>蘇耀香</u>,李淑香,黄金釵等同學見了面,真是令人萬分高興。

沒有同學會幹事的熱心服務,<u>黃金釵和張燕芬</u>的幫忙,我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 能與同學們相見啊!

令人惋惜的是,有些同學過早地離開了我們,尤其<u>北京</u>聚會後,我們失去了一位受人尊嚴的兄長,<u>趙淑斌</u>同學。在這裏,讓我懷著崇敬的心情,把他在我的紀念册上留下的深情話語作爲本文的結束語吧!

「送給增謨摯友留念:



了間讓干所間,的我千分的萬人,的我不分的萬人,們的人們萬人人。

友 <u>趙淑斌</u>草於<u>知用</u> 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」